道德真經取善集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七　　悲二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

王元澤曰反本則靜靜乃能動譬如秋冬能起春夏也

蘇子由曰反者復也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也

仰觀乎天四時之行斂藏於冬而蕃鮮於

春俯察乎地五行有水反流全一而動善
時天地之道以反爲動故能長久人一受
其成形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
夫

弱者道之用

舒王曰道之用所以在於弱者以虛而已
即在天者而觀之指我亦勝我蹈我亦勝
我則風之行乎太虛可謂弱矣然無一物
不在所鼓舞無一形不在所披拂則風之
用在乎弱也即在地者而觀之決諸東方

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則水之託於淵虛可謂弱矣然處衆人之所惡而攻堅強有莫之能先則水之用在乎弱也又曰反非所以爲動然有所謂動者動於反也弱非所以爲強然有所謂強者蓋弱則能強也

雖然言反而不言靜言弱而不言強言動則知反之爲靜言弱則知用之爲強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亦若此而已矣

弱之勝強道之妙用如水至弱能攻堅強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河上公曰萬物皆從天地生天地有形位故言生於有也天地神明皆從道生道無形故言生於無

呂吉甫曰唯有爲能生天下之物而無又能生天下之有則道之動在於反而其用在於弱可知已然則欲反而弱者無他致一以極乎無而已矣

此章之意反本而靜則動不失已莊子所謂靜則動動則得矣是也用無不利則不爭而善勝經所謂弱勝强是也然則欲反

弱者無他致一以極乎無而已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御註士志於道者也上士聞道眞積力久至誠不息

李榮曰信道彌篤强行有志寒暑變而不革其心金石銷而不移其操始終常堅確乎不拔上士勤行也

上者至高之稱士者以道爲事上士了悟聞斯妙道信道彌篤强行有志行與實相

相應若出若處若行若住常依實相不離眞際念念增修心心不懈故曰勤行也問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上士何以聞之答曰耳聞其言 心行其道眞聞之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舒王曰中士者知道之爲美而不知所以爲道也知道之爲美故若存大音不入俚耳

李榮曰素絲 不恒逐玄黃而改色中士不

定隨好惡而異心聞真道存身以安國則存道而忘俗見財色悅性以娛情則存俗而忘道也

中士可上可下則有疑心焉疑心生則用志分故聞道治身以長存治國以太平欣然而存之退見財色榮譽惑於情欲而復忘之也則不能勤而行之一出焉一入焉耳若子夏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是也

○下士聞道大笑之

○

王元澤曰道大似不肖淺見者所不識故笑誠知下文云豈流俗所能覩乎

志琮曰下士聞於妙道無相無名不來不去非生非滅既不信從翻生違背所以拊掌大笑謂爲虛誕

下士受性下愚恣情多欲智不足與明識不足與知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若不得則大憂以懼夫道無聲色淡味之可得則其去耳目鼻口之所嗜也遠矣閑恬惔寂漠虛無無爲之道則大

笑而非之

不笑不足以爲道

羊祜曰下愚、昏昧貴華賤實上道深奥虛無清遠不爲淺識所笑不足爲深遠之至蘇子由曰道非形不可見非聲不可聞不先知萬物之妄廓然無蔽卓然有見未免於不信也故下士聞道以爲荒唐謬悠而笑之中士聞道與之存亡出沒而疑之惟了然見之者然後勤行服膺而不怠孔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斯所謂上士

也哉
與俗同時與道乖經曰知我者希則我貴
矣
建言有之
纂微曰建立也將立行道之言謂下文也
舒王曰孔子嘗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
彭蓋老子稱古之建言者古之人嘗有此
三者之言故老子述之而已
明道若昧
御註若日明之光照臨下土者明也豐智

源而不示襲其光而不耀故若昧

王元澤曰大明若晦

志琮曰內有智慧爲明外無炫耀爲昧

進道若退

李榮曰聞道勤行是進大成若缺是退

呂吉甫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是之謂進道若退

夷道若纇

李榮曰緬平一等夷道也和光同塵若纇也

唐明皇曰夷平也纇絲之不匀者夫識心清静塵欲不生坦然平易與物無際而外若絲之有纇

莊光庭曰達士治身内則夷坦外示同塵發苦遇樂隨時應跡若絲之有纇也

道則一致物有萬殊體道之士内則平夷一定而不易外應萬殊隨物變動故若纇

上德若谷

御註谷虛而受受而不積谷虛而應應而不竭

陸佃曰至無以供其求至虛而應其感故曰上德若谷

大白若辱

李榮曰廉而不穢大白也混同於濁若辱也

陸佃曰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故曰大白若辱

大潔白之人內懷清靜明白入素滌除玄覽而無疵大白也韜光晦迹混俗同塵處衆入之所惡若辱也

○廣德若不足

孫登曰其德深廣則通跡見遠遺路小節如智識不足故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志琮曰夫上德功濟十方莊嚴萬物德化無窮名之爲廣雖云有德恆自若無德即無德故云不足

建德若偷

唐明皇曰建立也偷盜也言建立陰德潛修密行如彼盜竊常畏人知故曰若偷

車惠弼曰聖人建立衆德濟度羣生妙用潛流玄功密被不令人覺故云若偷

此二說偷竊之偷

蘇子由曰因物之自然而無所立者外若偷惰而實建也

王元澤曰偷苟且也區區欲速務有所建豈足以爲德唯因時任理視若偷惰者其建大矣莊子曰不得已而後起

此二說偷惰之偷

質真若渝

王元澤曰體性抱神以遊乎世俗之間者萬變從俗而其道常真故物莫知其真彼漢陰丈人孑孑然以真為己任而別乎世俗乃子貢之徒所驚而聖人以為假修渾沌者豈所謂質真乎

蘇子由曰體性抱神隨物變化而不失其真者外若渝也

質性質也真淳一也渝色變也言道德行人質真淳而無假飾若可渝變與物同波而和光

大方無隅

御註大方者無方之方也方而不割故無隅

李榮曰寰宇有象故有方也至道無形故無隅也

呂吉甫曰大方體之無南無北爽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此大方之無隅也

王元澤曰大方道之體也若有四隅則形盡於所見其小久矣

大器晚成

御註大器者不器之器也不益生不助長故晚成

陶弘景曰積德道成謂之大器非日可就故曰晚成

陸佃曰其行身也徐而不廢故曰大器晚成

大器者法身之器也法身大器積功而證非一朝一夕故曰晚成莊子曰美成在久

大音希聲

御註動之無方而感之斯應故希聲

王弼曰聽之不聞名曰希不可得聞之音也有聲則有分有分則不宮而商矣分則不能統衆故有聲者非大音也

志琮曰希聲者猶無聲也夫聖人一音說法遍滿十方發蟄開蒙導凡誘俗雖復教滿十方即言恒寂教即無教言即無言以此之義名曰希聲

疏曰道能應衆音大音也聽之無聲希聲也

大象無形

鍾會曰無象不應謂之大象既無體狀豈有形容

大象者無象之象也象既無象豈有形狀

道隱無名

纂微曰道本無名而强名曰道今道又隱焉而名何有此其所謂滅跡匿端也

呂吉甫曰凡此者皆道也然謂之明而若昧謂之夷而若纇謂之進而若退以至音而希聲象而無形名與實常相反者以道

隱於無名而以名名之則常若相反故也

夫唯道善貸且成

顧歡曰先與後得謂之貸物得成道謂之成成之則歸道道得之也

志琮曰今凡夫之生是道以生貸汝汝應悟生復歸於道何乃執生爲生而不反本邪

舒王曰善貸者萬物資而不匱是也然復歸於所自生故曰且成

此章言道深微妙隱與難見自明道至於

大象皆道也道之妙不可以智索不可以形求可謂隱矣道之體隱乎無名而用乃善貸且成上士悟之特然勤行下士聞之所以大笑誠如篇中所云豈流俗所能識乎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陸佃曰道生一太極也一生二陰陽也二生三沖氣也有陰有陽而陰陽之中又有沖氣則萬物於是乎生矣故曰三生萬物

李榮曰一生二清濁分陰陽著二生三運二氣構三才三生萬物圓天覆於上方地載於下人主統於中何物不生也
谷神子曰大道自然變而生神神動而成和和散而氣結氣結而成形故曰道生一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爲天濁重爲地沖和之氣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萬物負陰而抱陽
河上公曰萬物無不負陰而向陽回心而

就曰

沖氣以爲和

陸佃曰道家謂之沖氣醫家謂之胃氣有陰有陽然後胃氣生於其中

負背也抱向也沖中也凡幽而不測者陰也明而可見者陽也有生者莫不背於幽而向於明然萬物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必有陰陽之中以和之然後物生莊子曰至陽赫赫至陰肅肅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纂微曰夫孤寡不穀者柔弱謙卑之稱乃流俗之所惡嫌也獨大人君子之所以自謂者乃所以有王公之貴耳是法沖氣之爲和也損心志之强梁而求益於道德者也

孤寡不穀者不祥之名也王公居尊極之位取人之所惡以自名者處謙卑法柔弱以適陰陽之和也故下文云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李榮曰有道以富貴而稱孤寡損也謙光日新益也無德處貴爲自益也才下位高必至傾覆損也

疏曰故者仍上之辭也言王公稱孤寡以自毀損則爲百姓樂推尊敬而事之而致益也或益之而損者若王公貴寵其身居上而驕則爲下人離散而致損也易曰滿招損謙受益斯之謂也

舒王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唯其益謙故能損者乃所以爲益唯其虧盈故其益者乃

所以爲損然則王公所稱乃所以致益而
處貴高之道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

河上公曰衆人所教去弱爲强去柔爲剛
言我教衆人去强爲弱去剛爲柔
人之所以教人者當以我柔弱之義教之

强梁者不得其死

河上公曰强梁者謂不信玄妙背叛道德
不從經教尚勢任力也不得其死者爲天
所絕兵刃所伐王法所殺不得以壽命而○

死也
嚴仙曰强秦以專制而失大漢以和順而
昌强梁者失道剛武者失神生主已退安
得長存
字說曰屋梁兩端乘實如之物之强者莫
如梁所謂强梁者如梁之强人之强者死
之徒也子路好勇不得其死羿善射奡盪
舟俱不得其死然是皆失柔弱之義也
吾將以爲教父
李榮曰不從君父之命不順聖人之教貪

榮以守勝尊己以凌人强梁也違科犯法不盡天年中道而夭不得其死也物皆合道聖人無不設教凡情失理化主所以興言由仁義之華彰道德之實因强梁之性演柔弱之法也

此章言道生一氣一氣生陰陽陰陽生沖氣物得沖氣以爲和沖和之氣柔弱之義王公法柔弱以孤寡爲稱是損之而益也衆人好强梁而不得其死是益之而損也大聖辯此以爲教父信其然矣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李榮曰有象之至柔者水也無形之至柔者道也水至柔而能銷金穿石破彼堅强道至柔而能遺彼忘我破玆固執言人若鑒之於水體之於道足能洞於人我經於丘山微妙玄通都無滞礙此謂馳騁至堅至柔者水也至堅者金石也水能貫堅入剛無所不通水至柔故幾於道而況無形至柔之道包裹天地貫穿萬物此柔之所

以勝剛也馳騁猶貫穿縱任也經曰天下
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
無有入於無閒
河上公曰無有者道也道無形質故能出
入無閒通於神明濟於羣生
嚴遵曰有形銛利不入無理神明在身出

無閒入無竅俯仰之頃經數千里
無有者神也神之所爲利用出入莫見其
迹透金貫石入於無閒神舍於心心氣乎
神虛心以存神存神以索至直而推之曲

而任之四方上下隨其所寓往來無窮周流乎太虛上際下蟠六通四闢無入而不自得也

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御註柔之勝剛無之攝有道之妙用實寓于此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茲所以爲有益也

王弼曰柔弱虛無無所不通至柔不可折無有不可窮以此推之故知無爲之道有益也

李榮曰道無形物得生聖無爲人得化此乃無爲之益也

柔者道之本無者道之用至柔無有者道也道無爲而萬物自化是以知無爲之道有益也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御註不言之教設之以神無爲之益不虧其眞聖人以此抱樸而天下賓無爲而萬物化故及之者希

顧歡曰法道不言而風俗自移故言不言

之教法道無爲而人物自化故言無爲之益

此章言法道之柔弱虛無以不言行教無爲化民天下及此道者不亦希乎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御註夫兩臂重於天下則名與身孰親生者豈特隋珠之重哉則身與貨孰多至願在我名非所親也至富在我貨非所多也惟不知親踈多寡之辨而殘生損性以身

爲殉若伯夷死名于首陽之下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豈不惑哉

李榮曰身形是成道之本故爲親名開是虛假之法故爲疏世人不能爲身以損名只爲名以損身

王弼曰尚名好高其身必疏貪貨無厭其身必少

呂吉甫曰烈士之所徇者名也而至於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親於名也故曰名與身孰親貪夫之所徇者貨也而至於殘生

傷性則不知身之多於貨也故曰身與貨孰多
名虛名也貨財貨也身為成道之本豈不親於名而多於貨乎名顯身危蒙莊固辭楚相寧為曳尾之龜天師不就大夫願學軒轅之道是知身親而名疏也

得與亡孰病
纂微曰此釋上兩句也夫虛名浮利得之手輕羽性命形神亡之若太山達人校量孰者為病

李榮曰名者外之稱舉貨者俗之財帛身爲忠孝及爲修至道而弱喪者不返遂欲者失眞爲名以煞身因財而害己迷淪者衆聖人詳問爲得名貨與亡身者誰爲病矣

呂吉甫曰所徇者名則世謂之君子所徇者貨則世謂之小人君子小人之所徇雖或不同而亡其所存則一也然則得名與貨而亡其存則不知亡之病於得也故曰得與亡孰病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唐明皇曰甚愛名者必勞神非大費乎多藏貨者必累身非厚亡乎

劉進喜曰貪欲無厭謂之甚愛欲甚喪身故云大費

呂吉甫曰愛名欲以貴其身也以甚愛之故并其良貴而失之是大費也蓄貨欲以富其身也以多藏之故并其至富而害之是厚亡也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唐明皇曰辱損累也殆危亡也夫不邇聲名知足也不殖貨財知止也知足故名當其實而無過分之累知止故貨不多藏而無貪求之害既不辱不殆乃可長存而久壽也

李榮曰不分外以求名遠恥辱也不非理以規財無危殆也外之於名利遠之於危殆治國可以長存修身可以長久

呂吉甫曰夫唯有德者知至貴之在已而無待於名也故知足而不辱知至富之在

已而無待於貨也故知止而不殆不辱不殆則可以長久

此章之意欲學長生久視當先絕利忘名若名利不除身心俱役不唯有妨於道久必於身爲患是以古之得道者不邇聲名不殖貨利雖三旌之位萬鍾之祿棄之若弊屣視之如浮雲或樂簞瓢或居圜堵國卿不能識天子不得臣林宿巖居松飡澗飲豈以蝸蠅之浮幻害性命之至眞此最爲學道之至戒修身之要務故引古爲證

欲修眞之士脱此韁鎖而已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御註域中有四大道居一焉體道之全故可名於大無成與虧是謂大成不有其成故若缺知化合變而不以故自持故其用不弊此孔子所以集大成而爲聖之時

河上公曰謂道德大成之君若缺者滅名藏譽如毀缺不備也其用心如是則無弊盡之時

纂微曰缺破也弊困敗也大成謂全德之君子也夫德充於内者故能包荒含穢支離其形若器之缺玷罕見其用故得保其完全而無困敗之弊也

功成者虧功成不居是以不去名成者虧無爲名尸其名不去至人覩成壞之相因去功與名還與衆人其道大成而常若缺也唐堯有成功而自視缺然爲五帝之盛孔子集大成而不居其聖爲萬世之師其用愈久愈新豈有弊耶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御註充塞無外贍足萬有大盈也虛以應物沖而用之故施之不竭其用不窮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

呂吉甫曰萬物酌焉而不竭是盈也然益之而不加益故若沖唯若沖故其用日給而不窮

羅什曰智無不積爲滿空而能正曰沖言大滿之人能忘其滿雖滿若虛虛則不竭用能如此則無窮極

月盈則虧志滿則損至人知盈虛之有數雖盈而常若沖也

大直若屈

王弼曰隨物而直直不在已故若屈

羅什曰理正無邪曰直隨物曲成爲屈身可屈也道不可屈也大直者屈身以伸道也柳下惠直道三黜而不去

大巧若拙

蘇子由曰巧而不拙其巧必勞付物之自然雖拙而巧

劉進喜曰匠成萬物鑪錘羣生有大功巧而忘功用晦迹同凡故曰拙也

大巧在所不爲因自然以成器不造作無巧功賦物之形方圓曲直不覩其妙故若拙刻彫衆形而不爲巧非其驗乎有如梓慶之削鐻非若宋人之刻楮

大辯若訥

御註不言之辯是謂大辯惠施多方其辯小矣

○羅什曰智無不周爲大辯非法不說故稱○

訥
蘇子由曰辯而不訥其辯必窮因理而言
雖訥而辯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呂吉甫曰夫寒熱者天地之所爲有形之

所不能免也而一躁焉可以勝寒一靜焉
可以勝熱一時之躁靜猶可勝天地之所
行況夫體無爲之清靜以爲天下正安往
而不勝哉
此章之義先言諸大終之以清靜爲天下

正老君言得悟道者常清靜矣悟道之人
必靜必清唯見於空乃能如上諸大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御註以道治天下者民各樂其業而無所
爭糞其田疇而已
有道者謂人主有道也却者去也走馬者
馳走之馬也糞者糞田也言有道之君臨
莅天下少欲知足無求於外兵甲不用偃
武修文無戰逐之事唯本業之修故却去

馳走之馬以治農田治身者意馬不馳丹
田自實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温公曰貪欲無厭舍內競外

天下無道之君縱欲攻取戰伐不止故兵
戎之馬寄生於郊境之上久不得還也邑
外曰郊躁競之夫不能少欲知足遂使坐
騁走馬奔馳聲色之郊

罪莫大於可欲

御註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人之有欲至於

決性命之情以爭之罪之所起也

唐明皇曰心見可欲爲罪大矣

張君相曰前境美麗稱可欲心故言可欲然境能適心是起罪之緣緣境不止必獲大罪

禍莫大於不知足

御註平爲福有餘爲禍知足不辱何禍之有

王元澤曰外求無厭失性生禍

不知性分之至足而貪求外物則使遭禍

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禍莫大
於茲矣
咎莫大於欲得
大孟曰得中求取而又得又不厭得中故
更欲得心既無涯必招大咎此言無道之
徒縱性任情殃咎斯至積惡不已存亡俱
累罰止一身罪也下及子孫禍也上誤祖
先咎也
纂微曰咎殃咎也夫物之經目猶有限也
天下之物見與不見咸欲得之使盡在己

而靡有孑遺者此無道之甚也豈唯禍及一身抑亦殃咎來世夫罪者言人違於禁令初犯其非名之為罪道家悔過經曰初犯為罪亦名為過過言誤也犯過一千八百為禍禍重於罪矣犯過二千一百六十為咎咎又重於禍矣此三者皆無道君子之所為也

非二 二十二

○天下之物見與不見所欲必令皆得欲而得之人所咎也自取戾曰罪違神而為禍違人而為咎由可欲至於不知足不知足

則欲得也有罪則有禍有禍則有咎咎則
獲戾於衆人也罪莫大於禍禍莫大於咎
此次序之然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御註人見可欲則不知足不知足則欲得
欲得則爭端起而禍亂作泰至則戎馬生
於郊然則知足而各安其性命之分無所
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何爭亂之有
舒王曰墨子曰非無安居也我無足心也
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萬物常至於足

而有所謂不足者以其無足心也得道者知其足心足財故曰知足之足常足矣

王元澤曰各盡其性分則何不足之有

此章言以道莅天下者內自知足外無貪求故絕爭戰之事無殃咎之禍修身者少欲知足意馬不馳丹田自守乃為有道之士矣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七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八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車惠弼曰行人虛懷内靜不馳心於世俗末役思於攀緣以眞炤僞事無不悉也

陸佃曰夫萬物皆備於我矣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反身求之而不誘於外則人之道可以不出戶而知天之道可以不窺牖而見

天下雖大聖人知之以道天道雖遠聖人見之以心心與道合以道觀天下無遠之不察故無待於出戶以心見天道無高之不至故無待於窺牖楊子曰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舍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唯聖人乎聖人存神索至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蔡子晃曰明無道者不能察己知人馳心逐境雖復出戶遠遊境界窺牖瞻望星辰

其於知見甚爲寡少以其捨己而求於外也

呂吉甫曰今夫天下之大固無窮也必待出而後知之則足力之所及者寡矣所知者幾何哉天道之遠固不測也必待窺而後見之則目力之所及者寡矣所見者幾何哉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王元澤曰無極之理盡於一塵纖慮不萌萬緣已現學道之要豈不在茲而彼乃遠出以求亦已昧矣彌遠彌少不其然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御註以吾之智而知天下是謂不行而知以吾之心而以見天道是謂不見而名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夫何爲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是謂不爲而成

其知如神察於人倫堯舜知天下可知矣則天之大與天之合堯舜見天道可知矣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故曰不爲而成此章主道而言也有天道焉有人道焉天人雖異其道相通

聖人以心合道天下雖大可不出戶而知天道雖遠可不窺牖而見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

御註學以致其道始乎爲士終乎爲聖日加益而道積於厥躬孔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致道者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而萬事銷忘故曰損蘧伯王所以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修真之人始乎務學以爲士終乎得道以爲聖方務學以窮理物物而求通故曰益矣爲道盡性而極乎至虛物物知非不期乎損而所有漸銷矣先言爲學者若不學則見善不明信道不篤無以致道既致道當絕學若不絕學則聞見之多則以博溺心不能體道故後言爲道日損也故曰始乎務學以致道終乎得道以絕學乃爲全真之士矣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

成玄英曰爲學之人執於有欲爲道之士又滯無爲雖復淺深不同而二俱有患今欲祛此兩執故有再損之文旣而前損損有欲後損損無爲學道二偏雙遣非有非無一中斯契

舒王曰窮理盡性必至於復命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者復命也然命不亟復也必至於消之復之然後至於命故曰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

○呂吉甫曰損之者未免乎有爲也并其損

之者而損焉而後至於無爲

無爲而無不爲

羅什曰損之者無麤而不遣遣之至乎忘惡然後無細而不去去之至乎忘善惡者非也善者是也既損其非又損其是故曰損之又損是非俱忘情欲既斷德與道合至於無爲巳雖無爲任萬物之自爲故無不爲也

王弼曰有爲則有所失故無爲乃無所不爲

呂吉甫曰無者無有而已無不爲者乃所以無無也此之謂絕學無憂

爲學者日益其所無爲道者日損其所有損之者損其所有也尚有所損之心至於又損兼忘此心故無爲也寂然不動無不爲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經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取天下常以無事

劉仲平曰孔子稱堯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稱舜曰無爲而治治至於此百姓皆謂

我自然矣自非無事以取天下曾何足以○
及此
無事者道之眞聖人體道之眞天下歸懷
此無事所以取天下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御註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
而不物故能物物物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故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聖人體道而
以其眞治身帝之所興王之所起偶而應

之天下將自賓太王亶父所以去邠而成國于岐山之下

唐明皇曰有事則煩勞煩勞則凋弊故不足以取天下

此章首言為學者將以致道也致道忘心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事無為者道之常無事者道之真此所以取天下也西昇經云無為無事國實民富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御註聖人之心萬物之照也虛而能受靜○而能應如鑑對形以彼妍醜如谷應聲以彼巨細何常之有䟽觀萬物而知情因民而已此之謂百姓爲心莊子曰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劉進喜曰百姓者衆人之總稱也然聖人無心有感斯應應隨物感故以百姓爲心既無心應亦無不應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御註善否相非誕信相譏世俗之情自爲同異豈德也哉德善則見百行無非善者故不善者亦善之德信則見萬情無非信者故不信者亦信之眞僞兩忘是非一致是謂全德之人

王元澤曰善惡生乎妄見妄見生乎自私公於大道則雖目覩善惡而心無殊想矣故聖人因世之情強立毀譽而心知善惡本自非相故不善之善非憐而恕之乃不覺有異也忘善惡之實眞善也故萬法雖

○殊等爲實相信與不信生乎自私知一切相無非妄者故能視不善猶善知一切相無非實者視不信猶信當妄知實當實知妄此聖智所以異於衆人也

聖人在天下惵惵爲天下渾其心

御註方其在天下則吉凶與民同患雖無常心而不可以不戒也故所以爲已則惵惵然不自暇逸所以爲天下則齊善否同誕信兩忘而閉其所譽渾然而已

蔡子晃曰以無分別之教混有分別之心

衆生旣有善不善有信不信有分別二見
聖人皆善皆信究竟玄同故云渾
王元澤曰惵惵者恐懼之意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王元澤曰仰而法之無知之民動皆非理
聖人憐而誘之如父母於赤子恂恂然適
其志氣而無忿疾之心非夫體道忘物而
仁侔天地者其孰能如此
此章言聖人體道無心故忘善惡齊誕信
及其在天下惵惵然不敢易也至於爲天

下則渾然而已百姓仰而法之唯聖人之視聽聖人遇之以慈待之以厚雖不善信者亦善信之此孩之也非體道無心者其孰能如是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蔡子晃曰夫衆生失無爲之靜本造有爲之穢業出沒隱顯生死輪廻所以從無適有名曰出生自有歸無名爲入死也

呂吉甫曰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則生

死相爲出入而已

陸佃曰性無生死出則爲生入則爲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韓非曰四支與九竅十有三動靜屬於生死焉夫善攝生者目不妄視於采色耳不妄聽於淫聲鼻不妄嗅於穢膻口不妄言於非道手不妄持於凶器足不妄履於邪徑動靜脩然諸惡莫犯此乃長生之徒也趣死者反於此動靜汲溺諸吉無有此乃近死之徒也夫生死之原皆係此十三事

矣與河公說同

唐明皇曰汎論衆生當生安生得生理處死順死得死理如此者大凡十中有三爾

陸佃曰主出而陽者生之徒也主入而陰者死之徒也主出而至於求學出死以羨久生者出之甚也主入而求學入滅以樂久死者入之甚也此兩者十之中有三焉

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王元澤曰貪生失理故動皆傷性蓋天下除無知常民之外或殉道而爲道術或殉

欲而為咎惡皆由有其生而自生故不免
於死生也
人之生動之死地者衆人是也矜生太厚
以養傷生故動之死地如此之輩亦十中
有三爾其能出是三者則不死不生也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御註生之徒悅生而累形死之徒趣寂而
忘身動之死地桁楊者相接也刑獄者相
望也是皆不知身之為大患生之為有涯
而存生過厚爾古之得道者富貴不以養

傷身貧賤不以利累形不樂壽不哀夭朝徹而見獨故能無古今而入於不死不生
溫公曰言十人之中大約柔弱以保其生者三剛强以速其死者三雖志在愛生而不免於趨死者亦三其所以愛生而趨死者由其自奉養太厚故也
經曰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蓋聞善攝生者
河上公曰攝養也

纂微曰老氏不自言攝生而曰蓋聞者謙之辭攝衛也於衛生之中得其精微故曰善攝生者爾

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

河上公曰陸行不遇兕虎自然遠避害不干也入軍不被甲兵不好戰以殺人

成玄英曰此明三毒不能傷害若攝生無生則害不能害既內無三毒則外三毒不傷是以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也何者夫虎主嗔兕主癡兵主貪

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舒王曰惟善攝生者則能無我無我則不害於物而物亦不能害之矣

莊子曰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王元澤曰無死地者由其無生彼無生者湛然常生而不自生故未嘗死未嘗生道至乎此則雖其形有樿而神未嘗變安得死乎此中國之神聖而西方之佛也若然

者變化無常水火不能焦濡斫礎不能創病乘虛履實往無不通則物欲有之而不得況能傷之哉或曰然則何以謂之攝生曰降此一等便爲死生所有攝生必至於此然後生常存也是比於含德之厚者又其至矣

溫公曰兕虎以喻强暴處强暴之間而不見害者以其柔弱不爭故也

羅什曰地猶生也以其攝生無生故三毒不能傷害

此章言生死之道以十言之各具三焉惟善攝生之人道通於一出此三類雖虎兕刀兵亦不敢傷害故言以其無死地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御註形質既具體勢斯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其勢然也

呂吉甫曰萬物之生常本於無名之物而其畜常在於一而未形物得以生之際無名者道也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者德也及

其爲物則特形而巳非其所以生且畜也巳有形矣則躶者不得不躶鱗介羽毛者不得不鱗介羽毛以至於幼壯老死不得不幼壯老死皆勢之必然也故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道生神德布氣流動而生物物生成理謂之形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呂吉甫曰勢出於形形出於德德出於道道德本也形勢末也本尊而末卑本貴而

末賤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道者萬物之所由也降純精而生物之性德者物之所得也含和氣而養物之形道生物而爲父則道尊而物卑尊故能勝物而小之莊子所謂真君是也德畜物而爲母則德貴而物賤故物莫能賤之莊子所謂真宰是也尊者如君父貴者如金玉此尊貴之異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唐明皇曰言道德之尊貴非假爵命但生

成之功被物而常自然尊貴爾

王元澤曰命於天則為天子命於天子則為諸侯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賊之唯道在萬物之先而制其命孰能爵之故常自然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御註別而言則有道德勢物之異合而言則皆出乎道道者萬物之輿也萬物化作

○而道與之生萬物歛藏而道與之成出乎○

震成乎艮養乎坤覆乎乾剛柔相磨八卦相盪若有機緘而不能自已道實冒之

纂微曰上言道生之德畜之此不言德者以道之一氣無不貫穿而略其德之文也夫受其精之謂生函其氣之謂畜遂其形之謂長字其材之謂育輔其功之謂成終其時之謂熟保其和之謂養護其傷之謂覆此八者大道之元功也肖翹蠉動之物得不尊之貴之乎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御註生則兆於動出爲則効於變化長則見於統一道之降而在德者爾然生而不有其功爲而不恃其能長而不覩其刻制之巧非德妙而小者孰能與此故曰是謂玄德

纂微曰此都結上生畜等八義也言道之生乎萬物若顯其有則收其仁矣養乎萬物若恃其爲則居其功矣長育羣材成熟庶類載覆動植若矜其宰則處其長矣有是而退藏於密可謂陰德深矣遠矣

唐明皇曰具如戴營魄章所釋彼章言人修如道此章言道用同人

此章言道德生畜萬物萬物尊貴道德至尊德至貴孰能爵之常自然而已然散而言之則有道德之異合而言之皆出於道故以玄德終焉是以知道德混沌玄妙同也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

呂吉甫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則經所

謂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者是也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常無名而爲天下母何也蓋有名徒爲萬物母而未足爲天下母無名天地之始則自天而下皆生於無名故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也

始者道也道爲天下萬物母也始與母皆道也自其氣之始則謂之始自其生生則謂之母有始則能生生矣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御註道能母萬物而字之則物者其子也

○通於道者兼物物故得其母以知其子○

王元澤曰萬物由道以出道爲之母物謂之子得道則萬物之理不待識而知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

河上公曰既知天下萬物之理當復守道反無爲

沒身不殆

王元澤曰夫見理之後逐理不反則妄作爲凶失道遠矣故知子守母乃常不殆也

既知其子復當守道棄智慧反無知以自

保故終無危殆之患

塞其兊閉其門終身不勤

河上公曰兊目也使目不妄視門口也使口不妄言

呂吉甫曰此則守母之謂也心動於內而吾縱焉是之謂有兊有兊則心出而交物我則塞其兊而不通不通則心不出矣物引於外而吾納焉是之謂有門有門則物入而擾心我則閉其門而不納不納則物不入矣內不出外不入雖萬物之變芸芸

於前各歸其根而不知矣夫何勤之有哉

閉其兑濟其事終身不救

舒王曰没者存之對終者始之對以事對門者閉其門則事之不入可知矣濟其事則門之不閉可知矣

裴處恩曰閉其五欲之門濟其六塵之事心神内疲耳目外困終身勞倦也

見小曰明

纂微曰此謂防於未萌治於未亂也若知塞兑閉門之術是見於微小也見微小則

事不能昏可謂明矣

夫惟守其母者每見其心於動之微小者道之微見道之微者自知而已故無不明

守柔曰強

張君相曰順道無違曰柔始終不損曰強

呂吉甫曰守無形之至柔而物莫之勝也

用其光復歸其明

御註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聖人之應世從體起用則輝散爲光攝用歸體則智徹爲明顯諸仁藏諸用如彼日月萬物皆

照而明未嘗虧所以神明其德者是也
河上公曰用其光於外復當反其光明於內無使精神泄也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御註物之化無常也惟復命者遺物離人復歸於明而不與物俱化故體常而無患與形謀成光者異矣

顧歡曰若開其兌濟其事殃咎必至至非外禍是自與身殃

廻光反照內視存神不爲漏失則終身不

至於有殃咎是謂密合常久之道此章主守母之義也道者物之母而物者道之子塞兊閉門見小守柔以至應物用光復當反照皆守母之義也故其道常存永無殃咎是密用真常之道也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陸佃曰夫道以無欲守以無知行故曰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蓋有知者於內不能無所矜於外不能無所徇是

以動而有所畏
介者小而辨於物小有知於道而由大道
以行者已憚於施設矣況有大知者乎何
則至人之道不以末傷本也施為威於外
則根本虛於內矣故行於大道者纖慮不
萌萬緣俱息不容有介然之知矣齧缺問
王倪所以四問而四不知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陸佃曰不由道路取疾而行謂之徑
夷平易也徑邪不平正也迷民捨大道而

弗由好邪徑而求捷欲速以邀近功用知求道而去道也遠又豈知大道以不知而知則夷之甚者也民乃欲以有知求之是好徑而不知所內也譖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行於九三大道也邪徑之弊十六具如下文

朝甚除

顧歡曰除修也好徑之人唯以修朝爲善也

紂惟宮室臺榭楚之章華秦之阿房皆是也

田甚蕪
河上公曰高臺榭宮室修農事廢不耕治
而失時也
顧歡曰草長曰蕪蕪荒廢也夫峻宇彫墻窮
侈極麗則人力凋盡田蕪荒廢內明徇名
好利棄少求多道業不修丹田蕪廢也
田萊多荒詩所以刺幽王也
倉甚虛
舒王曰朝甚除治也其田反至於蕪其倉
反至於虛倉本也今乃蕪虛是由人棄大

道而趨邪徑也

王元澤曰田事治倉積實國之本也今務除其朝廷以爲一時之榮觀而不恤根本之已竭豈持久之道乎明以末傷本者皆然也

服文彩

河上公曰好飾僞貴外華

青赤爲文色絲爲采

帶利劍

成玄英曰黼黻文繡以麗其身干將鏌鋣

以衛其命

厭飲食財貨有餘

韓非曰夫入其國其政教可知也觀朝闕甚修除墻宇甚雕峻則知國君好土木之功多遊嬉之娛矣觀田野甚荒蕪農事失耕治則知國君好力役奪民時矣觀倉廩甚空虛農夫多殍餓則知國君好末作廢本業矣觀衣服多文采質喪而貴華則知國君好淫巧蠹女工矣觀佩帶皆利劍剛强而競鬭則知國君好武勇生國患矣觀

飲食常厭飫烹肥而擊鮮則知國君好醉飽忘民事矣觀財貨常有餘務多藏珍異則知國君好聚斂困民財矣仲尼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之謂也

唐明皇曰烹肥擊鮮重滋味厭飫足也聚斂積寶饒珍異

王元澤曰侈費於外以取一時之適而忘本業此明好施以傷本者一本作貨財

紂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

是謂盜誇非盜也哉

羅什曰取非其有曰盜貴己之能曰誇盜者陰取於人而畏人知如上七事皆徇末忘本取非其有仍不自隱蹇誇大於人是謂盜誇既矜豈能持久故曰非道此章言行於大道者不可介然有知若小有所

知則施爲盛於外根本虛於內是棄大道而趨邪徑也大道者本也末盛則本衰下文皆以末傷本而施之過也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八